

张岱《快园道古》辑佚（上）

权 儒 学

一、《快园道古》与《闻见录》

张岱是我国晚明著名的文学家。字宗子，又字石公。号陶庵，又号蝶庵，六休居士。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人。生于明万历25年（1597），卒于清康熙28年（1689）。他出身于官宦之家，虽中过秀才，但未入仕途。早年生活优裕闲适，明亡后，披发入山，拒绝为清廷效力而专事著述。所著《陶庵梦忆》、《西湖梦寻》，字里行间隐含着浓厚的故国之思，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独树一帜，占有较重要的地位。《快园道古》则是他晚年编撰的一部记述有明一代遗闻轶事、文物掌故的著作。该书仿照《世说新语》体例，分为盛德、学问、经济、言语、夙慧、机变、志节、识见、品藻、任诞、偶隽、小慧、隐逸、戏谑、笑谈、志怪、鬼神、纰漏、诡譎、博物等二十部，部各一卷。

该书取材广博，内容涉及明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上涉帝王贵胄，下及僧道娼优，其中尤多士子文人事迹的记述，诸如其德行品藻、志节气度、才华识见、个性癖好、仕宦进退、隐佚著述以及文人间诗酒唱和、拜谒酬答、狎游宴享、妒忌讥讽等，均有反映，内容十分丰富，对今天的明代社会文化研究具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据考证，该书向无刻本流传，目前仅在绍兴鲁迅图书馆存有清代抄本一种，惜为残帙，仅存卷一至卷五，卷十二至卷十五，计九卷，其余十一卷则散佚已久，下落不明，诚为憾事。鉴此，笔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《快园道古》佚文的搜集工作。经多方查找，终于发现失佚已久的另外十一卷的踪迹。笔者在检阅北京图书馆所藏清人吕善报所著《六红诗话》（此书原为周作人所藏，后捐归北京图书馆）时，发现该书卷三中有一段文字，专门记述了《快园道古》的流传情况，为我们寻访、搜集其所缺佚的十一卷提供了重要线索，现将此段记述移录于后：

己巳（嘉庆14年，1809）腊月，于胡松坪大字处见南丰熊司马某所撰《闻闻录》，分盛德、学问，下及志怪、博物共二十类，其书颇佳，乃假归细阅。特是熊以江右人而语越人越事太多，江右不过略见，非乐操土风之义，必窃怪之。明年庚午正月，又于朱晴岚寿潜处见抄本张陶庵《快园道古》二十卷，亦以盛德、学问等分类，每类自为一卷。取《闻闻录》对之，乃知尽出诸此，第每类摘录数条，遂攘为己作，以盗名欺世耳。按《绍兴府志》，张陶庵名岱，字宗子，晚号六休居士，明状元文恭公元忬之曾孙，参议雨若公汝霖之孙也。早岁补山阴诸生，雄放自喜，家畜梨园一部，日聚海内名士，征歌行酒，有文举坐上之风。晚年家益落，郁郁无聊，康熙己巳卒，年九十三。著述最夥，而付梓者寥寥，《快园道古》亦其一也。余意是书辗转传抄，应不止一本，必吾越游幕之士携入行篋，偶以示熊，熊因其未梓，遂大胆窃之，并易其名，盗憎主人，实可笑也。余惜张著书之勤，鄙熊好名之妄，辨明于此，亦聊以戒后人剿袭者。

根据上述记述可知，该文作者吕善报先是对《闻闻录》的作者熊某（名熊懋奖，字励亭，号希园）系江右人，却“语越人越事太多”而心生疑问，继而取《闻闻录》与张岱《快园道古》相

比勘，最终判定《闻闻录》实系剽窃《快园道古》之作。吕氏为“戒后人勦袭者”，特记此段文字以辨明之。

为验证吕善报上述说法是否确切，笔者又查找到《闻闻录》一书，并以之与残本《快园道古》所存九卷做了逐条逐句的对勘，结论是无论在部次分类，条目顺序，还是每条的内容文字，《闻闻录》均与张岱《快园道古》相雷同，即《闻闻录》的相应条目均出自《快园道古》，未见一条不相吻合。这就证明吕善报《六红诗话》的上述记述所言不诬，所谓熊氏所“撰”《闻闻录》确系抄袭《快园道古》之作。现存《闻闻录》仅为二卷，虽然仍分为二十部，但各部所收条目数量却大为缩减，这种情况也与吕氏所言“第每类略摘数条”相符合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张岱《快园道古》中的部分条目同时也收录于他编撰的另一部著述《夜航船》中。为进一步验证《闻闻录》确否抄袭《快园道古》，笔者又将《闻闻录》中不见于残本九卷《快园道古》的条目与《夜航船》做了对勘，结果发现许多条目内容均与《夜航船》同，有些甚至一字不易。此外，还有数条出自张岱《陶庵梦忆》等著述。这是能够说明《闻闻录》抄自《快园道古》的又一确证。

二、《闻闻录》的剽窃手段与方法

值得指出的是，熊氏在剽窃《快园道古》时，为掩人耳目，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手段与方法。通过比勘，我们可以发现并揭露出这些手法，这对我们辨别伪书，还古籍以本来面目有一定作用。同时，通过辨明《闻闻录》确系伪作，也使我们对古籍的某些特殊流传方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，为古籍辑佚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。现将熊氏所采用的剽窃手法总结揭露于下：

（一）删去书前张岱自序及各部前小序。张岱在《快园道古》成

书后，曾自撰《快园道古》序文一篇，现存清抄残本正文前即冠有这篇序文，序末署“岁乙未（1655）九月哉生明月，陶庵老人书于龙山之渴旦庐”。此外，张岱还于每部正文前撰有针对该部内容的提示性小序一篇。如卷一盛德部小序格式为：“陶庵曰……，集盛德第一。”其他各卷格式均与此同，而在《闻闻录》中已将这些小序全部删去。

（二）凡涉及张岱本人、先世或族人事迹的条目，《闻闻录》或全条删除不录，或改篡人物称谓。如盛德部中有言及张岱先祖张元忬事迹的条目，《快园道古》该条原文开头为“家始祖松庵公……”，而在《闻闻录》中则改称为“张松庵……。”又如盛德部“陈玄宴先生”条。《快园道古》原文为：“陈玄宴先生为余诸叔蒙师。万历癸丑，大父延至邸馆……”，而《闻闻录》中则改为“陈元宴先生馆于张某司马郎署（将“陈玄宴”改称“陈元宴”是为避康熙帝玄烨讳）……。”

此外，熊氏在抄袭《快园道古》时还采用了摘抄、删改节录、拆并等方法，现分述如下：

（一）摘抄。就条目总量而言，《闻闻录》并没有收录《快园道古》的全部条目，而是如吕善报所言“第每类摘录数条而已”。据笔者统计，其各部条目的摘用率在25~75%之间，其平均摘用率约50%，亦即有近二分之一的条目未被收录。如盛德部原为78条，《闻闻录》摘录59条；笑谈部原有96条，《闻闻录》仅录23条；小慧部原分为诗谑、巧言、酒令、确对、灯谜、拆字、讲书、补巧言后几部分，且每一部分均有小标题，而《闻闻录》不仅将小标题全部删去，且仅摘录诗谑、巧言、酒令、确对中的一部分条目，至于灯谜、拆字、讲书、补巧言后等则一条未录。

（二）删改节录。由于《快园道古》绝大部分内容系记述有明一代的人物事迹，且张岱在入清后仍怀有故国之思，故在涉及明代各朝皇帝及年号时，均径称“洪武初”、“国初”、“太祖”、“世

宗”、“上”等；而《闻闻录》由于抄袭刊布于清代，故在涉及上述语辞时，均改称“明洪武初”、“明初”、“明世宗”等。此外，《快园道古》所述及的某些人物，去熊氏生活年代未远，由于有所顾忌，《闻闻录》在涉及这些人物时，常将原有人物姓名，如“席书”、“邹光大”、“滕德懋”等笼统略称为“席某”、“邹某”、“滕公某”，甚或改变其姓氏。如言语部有一条目述及清代文字狱“庄廷钺《明史》案”，《快园道古》中原文为“湖州庄（廷）龙作《明史》，……归安知县胡子容持书出首……”，而《闻闻录》则改“庄（廷）龙”为“庄某”，改“胡子容”为“吴某”。再如言语部中原收有二十余条冠以“陈眉公（继儒）曰”的条目，而《闻闻录》在抄袭时将此四字全部删去，使人全然不知这些条目所录“言语”出自何人。又如小慧部中有一条目载徐文长（渭）回文诗，原为正序与反序各一首，而《闻闻录》仅录存正序诗一首。

（三）拆并。《闻闻录》还对《快园道古》的某些条目作了结构上的改变。如隐佚部中原有一条目述及王阳明塾师许半圭轶事，而《闻闻录》则将此条析为以讲述王阳明事迹为主的三条，且分别归入隐佚部、志节部、识见部。又如夙慧部末原有两条述及张岱少年时期才思敏捷的条目，而《闻闻录》则将此二条合并为一条。

三、关于《快园道古》辑佚

在确认《闻闻录》系抄袭《快园道古》的前提下，我们即可从中辑录出《快园道古》所缺十一卷的部分条目，作为对现存《快园道古》残本的补充。现笔者将这些条目勾稽出来披露于下，以供学界参考。经统计，《闻闻录》中与《快园道古》相对应的十一部共计 273 条。其中机变部 11 条，志节部 15 条，识见部 38 条，品藻部 25 条，任诞部 13 条，偶隽部 2 条，志怪部 27 条，鬼神部 13 条，纰漏部 30 条，诡譎部 10 条，博物部 89 条，较残本《快园

道古》增加了二万四千余字。然据笔者前面的统计，《闻闻录》的平均采用率仅为二分之一左右，故推断尚有近四分之一的条目尚未知其下落，需要做进一步的搜辑工作。

近来，笔者又在清人田易堂编撰的反映张岱家乡情况的《乡谈》一书中辑录出未见于残本《快园道古》及《闻闻录》中的《快园道古》佚文共三条。视其内容，一条可归入纰漏部，其余二条可归入博物部。现一归附于相应部目之下。

《快园道古》佚文辑录

卷之六 机变部

海刚峰为教谕。浙御史怒一县令，县令使盗窃其印。御史明知县令所为而不敢发，问计于海。海教其夜半厨中发火，郡属趋救，御史持印箱付县令曰：“某知县护印！”火灭，县令上印箱，印已在其中矣。

王文成与宁王战，值风不便，兵少挫，急令斩先却者头。知府伍文定等立于铳炮之间，方督各兵死战，忽见大牌书：“宁王已擒，毋得纵杀。”一时惊扰，贼兵大溃。次日，贼既穷促，宸濠欲潜遁，见一渔船隐在芦苇之中，宸濠大声叫渡，渔船移棹请渡，竟送中军，人皆不晓。

沈链既论斩，复逮其长子襄，一妾随行。至中道，闻严氏将杀之，襄惧欲窜，而顾妾不能割。妾曰：“君一身，沈氏宗祧所系，第去勿忧我。”襄遂给押者索金某年家，押者恃妾在，不疑，纵之去。久待不返，押者往年家迹之，无有，还复叩妾。妾把其袂大恸曰：“吾夫妇患难相守，无顷刻离，今去而不返，必汝曹受严氏

指，杀我夫矣！”观者如市，不能判，闻于监司。监司亦疑严氏真
有此事，使妾暂寄尼庵，而限押者迹襄。未几，嵩败，襄出与妾
俱归。

成祖召解缙曰：“宫中夜来有喜，可作一诗。”缙方吟曰：“宫
中昨夜降金龙”，曰：“是女。”曰：“应是嫦娥下九重”，曰：“死
矣。”曰：“料得世间留不住”，曰：“已投之水矣！”曰：“翻身跳
在水晶宫。”上叹其敏。

有友人召乱仙作《梅花》诗。首书：“玉质亭亭清且幽”，其
人云：“要红梅。”即云：“着些颜色点枝头，牧童睡起朦胧眼，错
认桃林去放中。”又作《鸡冠花》诗云：“鸡冠本是胭脂染”，其
人云：“要白的。”即云：“洗却胭脂似雪汝，只为五更贪报晓，至今
犹带一头霜。”

王文成征洞蛮，路崎岖难认，敕军士各携菜子随路撒之，旬
日，皆长青苗。认青苗而出，蛮人惊以为神。

韩雍弱冠为御史，出按江西。时有诏下镇守中官，而都御史
误启其封，惧，以咨雍。雍请宴中官，而身为解之。明日，伪为
封识，而令吏藏旧封于怀。俟会，间使邮卒持以付己，佯不知而
启之。稍读一二语，即惊曰：“此非吾当闻。”遽令吏还中官，则
已潜易旧封矣。雍起谢罪，复欲仗邮卒，中官以为诚，反为解救，
欢饮而罢。

有人舟行，出输石杯饮酒。舟人以为真金，频瞩之。此人乃
就水洗杯，堕之水中，舟人骇惜。因晓曰：“此输石杯，不足惜也。”
与曲逆刺船之智相类。

门某陷袁彬濒死。有倭漆匠杨暄者，奏门违法二十余事，且极称彬枉。上令门逮问，暄佯作痴呆，讯其事，皆曰“不知。”且曰：“暄贱工，不识字，又与君侯无怨，安得有此？”乞屏人以实告，因曰：“此李阁老授暄，使暄投进，暄实不知。君王若会官廷讯，我对众直言，李当无辞。”门闻喜甚，劳以酒肉。入朝奏请，因命午门会审。门谓贤曰：“此皆先生所命，暄已吐矣。”贤方惊愕，暄大言曰：“门指挥毋妄言，暄一市井小人，如何见得阁老？鬼神鉴照，此实门某教我指也。”因剖析所奏二十余事，略无余蕴，由是疏门。

陶鲁为新会县丞，都御史韩雍索犒牛百头，限三日立办。韩令出如山，僚属皆不敢应，鲁逾列任之。三司及同官交责其妄。鲁曰：“不相累。”乃榜城门云：“一牛酬五十金。”有人以一牛至，即与五十金。明日，牛争集，鲁选取百头，以常价与之，曰：“此韩公命也。”如期以献，公大称赏。

邓墩好客。有妻苏氏善持家。一夕宴客，失金杯，诸仆啧啧四觅。苏诳曰：“杯收在内，不须寻矣。”及客散，对墩云：“杯实失去，寻亦不得。公平日任侠好客，岂以一杯故，令名流不欢乎？”墩善其言。

卷之七 志节部

颜木，随人，罢官家居。故人为湖广参政，至随访木，匿不见。既行部他邑，有田父荷炙鸡甌酒，由中道入，门戟呵止之，乃木也。因共饮至醉。委甌担去，不知其方。

徐舫，桐庐人，与刘青田友善。青田就聘往金陵，舟泝桐江而西。舫戴黄冠，服白鹿皮裘，立江滨笑之曰：“卿何往，宁不愧

桐江水耶？”青田面有惭色。

倪云林游太湖，舟中有异香。为张仕信迹之，仕信知为云林，呼健儿鞭之，云林竟不吐一语。后有人问之曰：“君被仕信窘辱，而一语不发，何也？”云林曰：“一说便俗”。

顾仲瑛晚年阅佛书，有悟，遂祝发，称金粟道人，自题其像曰：“儒衣儒帽道人鞋，天下青山骨可埋。若说向时豪侠处，五陵裘马洛阳街。”

倪云林好洁，每日盥颡，易水数次。冠服著时，数十次振拂。斋阁前树石常洗拭。见俗士，避去，如恐浼。其所居云林堂，堂前碧梧，四周列以奇石，蓄古法书名画其中，客非佳流，不得入。

倪元镇有清阒阁，无人得入。有番人进贡，道经无锡，闻其名，欲见之，以沉香百斤为贽。元镇令人给云：“适往锡山饮泉。”翼日再至，又辞以出探梅花。番人以不得一见，徘徊其家。元镇密令开云林堂使登焉。堂东设玉器，西设古鼎、彝、尊、罍。番人方惊顾，问其家人曰：“闻有清阒阁，可一观否？”家人曰：“此阁非人所易入，且吾主以出，不可得也。”返其贽。其人望阁再拜而去。

唐六如晚年坐一小楼，求画者携酒造之，则竟日畅饮。虽任适诞放，而一介无所苟。有言志诗云：“不炼金丹不坐禅，不为商贾不耕田。闲时写幅青山卖，不使人间作业钱。”

倪云林庭前有梧桐数十株，旦夕汲水揩拭。有客咯痰其下，倪使人索其痰不得，数十株梧桐一日斫尽。

岳正归田。有传天子语于正曰：“岳正倒好，只是大胆。”正因题其小像曰：“岳正倒好，只是大胆。惟帝念哉，必当有感。如感赦汝，再敢不敢。”

文征明少有节概。俞中丞念征明贫，欲遗之金，谓曰：“若不苦朝夕耶？”征明曰：“朝夕饘粥具也。”中丞故指其蓝衫曰：“敝乃至此耶！”征明佯为不解者，曰：“雨暂敝吾衣耳。”中丞竟不敢言遗金事。

文衡山为翰林待诏，屡疏乞归，不得请。张罗峰以议礼骤贵，召衡山主我，辞不赴。杨文襄以上相召入，衡山见独后。文襄丞谓曰：“生不知而父之与我厚耶？而后见我。”衡山曰：“先君子弃不肖三十余年，而在一字及者，某勿敢忘也。故不知相公之与先君子友也。”竟弗肯谢。文襄艳然，衡山固辞，遂得致仕。

文衡山致仕归，杜门不与世事，以翰墨自娱。当道贵戚，车骑填门，求一接见，不得。其所绝不与交者，蕃邸中贵，曰：“此国法也。”周王、徽王愧送盈数百镒，使者曰：“王无所求于先生，慕先生耳。盍为一启封。”衡山逊谢曰：“王赐也，启而后辞，不恭。”竟弗启。

王穀祥家居二十年。李默为冢宰，欲强起之。王辞曰：“岂有青年解组，白首弹冠者乎？”

文衡山素不到河干拜客。严介溪语顾东桥曰：“不拜他人犹可，余过苏，亦不答拜。”东桥答曰：“此所以为衡山也，若不拜他人，只拜介溪，成得衡山乎？”

李崧崧以直节忤时，起江西学使。俞中丞监督平寇，用两广例，抑诸司长跪，崧崧独立不屈。中丞曰：“足下何官？”崧崧曰：“公奉天子诏督诸军，吾奉天子诏督诸生。”竟出。

卷之八 识见部

徐中山围苏州城，三百余日不下。问刘伯温，伯温曰：“苏城形如螺。取螺者，击首则缩，击尾则出。齐门，尾也；盘门，首也。击齐门，则盘门自开矣。”诸将用其言，苏州遂下。

刘基应聘至建康，召见。太祖方进膳，指所用斑竹箸，令赋之。基赋曰：“一对湘江王并看，虞妃曾洒泪痕斑。帝蹙蹙曰：“秀才气。”基曰：‘汉家四百年天下，只在张良一借间。’”

郭德成以戚畹常入禁内。太祖以金二锭置其袖，曰：“第归弗宣。”德成敬诺。比出宫门，佯醉露金。阍者以告。曰：“吾赐也。”或尤之，德成曰：“九阍严密如此，藏金而出，非窃耶？且吾妹侍宫闱，吾出入无间，安知不以此相试？”众乃服。

韩雍为江右方伯，忽报宁王弟某王来谒。众托疾乞少需，密遣人驰召三司，且索白木几一。公匍匐拜迎，王入具言兄叛状，公辞疾聩莫听，请书。王索纸，左右舁几进，王详书其事而去。公上其事，朝廷坐雍离间亲王罪，械以往。雍上木几亲书，得释。

张庄简悦督学两浙，始以糊名校士。寻去之，曰：“我且自疑，人谁信我。”

严分宜当国。宜春令刘巨塘入觐，到宅祝寿，不得见。日晌午，饥甚，严仆严辛者，进刘公饭。饭已，跪曰：“他日犯台前，幸少答我。”公惊愕曰：“哪出此言？”辛曰：“去祸不远，望尊官无忘今日。”不数年，分宜败。刘适守袁州，辛方滞狱，刘减其赃，得成。

严介溪盛时，厨下界沟多白米狼藉。邻僧拾之，洗净曝干。十余年来，约盈数廩。后严氏败，介溪入养济院，其家口寄居僧舍，以干饭饷之，数年乃罄。严氏子孙谢之，僧笑曰：“君家物，君仍食去，何谢之有？”

唐六如常题《列仙传》云：“但闻白日升天去，不见青天走下来。忽然一日天挤破，大家都叫阿痿痿。”

有术士干唐六如，极言丹术之妙。六如云：“如此妙术，何不自为？”术士曰：“恨吾福薄。吾观君貌，大有仙福，故谓君耳。”六如曰：“吾有空房一间，银汞丹铅皆师。吾但出仙福，与师共之。丹成，各分其半。”术士犹未悟，日造其门。六如出一诗云：“破布衫巾破布裙，逢人便说会烧银。如何不自烧些用，担水河头卖与人。”

彭脊庵七岁岁，从乡父老入佛寺，不拜。寺僧强之，不从，反叱之曰：“彼佛裸跣不衣冠，我何拜为？”

周文襄在吴中，好徜徉佛刹，见佛即拜。士夫笑之，文襄曰：“论年齿，亦长我二三千岁，岂不值得一拜？”

陶石梁宗人画《行乐图》，旁画一妾，带剑以侍。乞石梁赞之。

石梁曰：“有一佳赞，却是邵康节先生做的。”遂题其上曰：“二八佳人体似酥，腰间仗剑斩愚夫。虽然不见人头落，暗地教人骨髓枯。”

袁了凡好谈地理。曾访地至光福，问一村农曰：“颇闻此地有佳穴否？”曰：“小人生长于斯三十余年矣，但见带纱帽的来寻地，不见带纱帽的来上坟。”袁默然而去。

姚广孝有故人王滨，居委巷，不妄出入。广孝封拜归，三往见之，皆不可，乃屏骑从，徒步造门。滨阖门曰：“和尚差矣。”卒不见。

姚荣靖谒其姊姚髻，姚髻麾出之曰：“做和尚不了的，岂是好人？”终拒不见。

翟永龄母皈心释教，日诵佛号不辍声。永龄佯呼之，母应诺，又呼不已，母愠曰：“无事何频呼也？”永龄曰：“吾呼母三四，母便不悦，彼佛者，日为母呼千万声，其怒当何如？”母为少止。

蓝玉访铁冠道人。道人轻慢，玉不悦。酒行，蓝曰：“吾有一语，请先生属对。”曰：“脚穿草鞋迎客，足下无礼。”道人指玉所持椰杯复之曰：“手执椰杯当盏，尊前不忠。”

张晋为刑部郎。民有与父异居而富者，父夜穿垣将入取资，子以为盗也，扑杀之。吏议子杀父不宜纵，而实拒盗，又不宜诛。晋操笔曰：“杀贼可恕，不孝当诛。子有余财而使父贫为盗，不孝明矣。”竟杀之。

宣宗时，有锦衣指挥傅某，自宫请效用内廷。上曰：“此人已三品，更欲何为，而勇于自残，以希进用。下法司问罪，永不收用。”

洪武间，人有随其母改嫁者，以继父疾，割股疗之。有司以孝闻。太祖曰：“继父，尔之仇也。割父遗体以愈父仇，是不孝也。”乃置之法。

李中谿无子，其友慰之曰：“须知孔子不以孔鲤传，释迦不以罗喉传，老聃不以子宗传。待嗣而传，则古今有子者，何限也。”

太祖问刘基曰：“我明气数尽于何时？”基对曰：“陛下万子万孙，天地同休。”盖泰昌为万历之子，天启、崇祯为万历之孙，而崇祯为天启之弟，故曰：“天地同休”。

王化成闻宸濠反，福建回，恐为贼兵所诃，寻渔船潜往吉安。下舟，从人藏黄盖一把，化成叱其弃去，从人曰：“有用处。”后至吉安城下，追兵甚急，而不肯开门。从人张黄盖，城上知为都御史，即开门逐入。

朱文懿公上公车，与同里二三春元偕行。至涿州，遇响马，众皆下牲口，任贼搬取。诸春元为之强夺哀求，文懿拱立路旁，声色不变，但言：“留下会试文凭，诸物听尔取去。”贼临去曰：“公等皆碌碌，拱立道旁者，真大贵人也。”

尚书董浚阳孙青芝为礼部主政，工于诗字，往往以手书扇轴及诗稿赠人。尚书曰：“以我家势，虽日以银币为懽，犹恐未塞人望，奈何效清客行径乎？将来破吾家者，必此子也。”后果验，人

服尚书先见。

山云出镇广西。有老隶郑牢者，戆直敢言。公问之曰：“世谓为将者不计贪，我亦可贪否？”牢曰：“公初到，如一领新洁道袍，有一点污，如白袍点墨，不可湔也。”公又曰：“人云土夷馈送，却之则疑且愤，奈何？”牢曰：“居官黷货，朝廷有重法，乃不畏朝廷，反畏蛮子耶？”公敛容谢之。

漏仲容曰：“吾辈老年读书做文字，与少年不同。少年读书，如快刀切物，眼光逼注，皆在行墨空处，一过辄了。老年如以指头掐字，掐得一个只是一个，掐得不着时，只是白地。少年做文字，白眼看天，一篇现成好文字挂在天上，顷刻下来，刷入纸上，一刷便完。老年如恶心呕吐，以手掬入齖出之，出亦无多，总是渣秽。”此深于读书之言，恐浅人不解。

天顺初，石亨从子彪镇大同，遣使献捷。内阁讯其状，其人盛陈战伐，且指斩首无算，皆梟于林木，不能悉致。岳正取地图，指示之曰：“某地至某地，四面皆沙漠，梟于何所？”其人惊伏。

王某者修《姑苏志》成。杨循一顾签票，即斥去。后语王某曰：“志修于我朝，便当以苏州名志。姑苏，吴王台名也，可以此名志乎？”

唐伯虎易箴时，取绢一幅，题其上云：“生在阳间有散场，死归地府亦何妨。黄泉若遇好朋友，只当飘流在异乡。”掷笔而逝。

姜翼龙先生讥信堪舆者曰：“天理于人属父道，地理于人属母道。人果得地理，不必更顾天理。何者？尔看世上何人不听老婆

之言？地果佑我，不怕天不听从也。”

徐昌穀构型墅实邑之北邙，前后塚垒垒。或顰蹙曰：“目中每见此辈，定不乐。”徐笑曰：“不然，此辈正使人不敢不乐。”

一首座值母生日，以饭一盂、经一卷为母之寿，而作偈曰：“今朝是我娘生日，挑起佛前长命灯。自米自炊还自吃，与娘斋得一员僧。”

玉麟和尚赴世祖之召。适刑人，问和尚曰：“杀人有罪业否？”和尚曰：“陛下以法杀人，有何罪业？但陛下所杀此一人，如此人不死，生子生孙，累千累百，不可胜计。倘有矜宥，不若留此人种。”嗣后多为减释。

正德时，中官横甚，莫之敢指。惟太监吕宪以清谨著闻，深恶其曹所为，第不能拯耳。宪常镇守河南，有获白兔以献者，中丞送宪，约共为奏。宪乃置酒，召中丞饮，腊兔送酒。中丞大愕，问故。宪笑曰：“夫贡珍禽异兽以结主欢，乃我辈所为，公为方镇大臣，奈何献免？”中丞大惭。宪，济南阳信人也。

刘文成尝过吴门。中夜闻邪许声，以问左右。曰：“人家上梁也。”又问其家贫富及屋之大小。曰：“贫家数楹耳。”公叹曰：“择阳人术精乃尔。”又曰：“惜哉！其不久也。”左右问故，公曰：“此日此时上梁最吉，家富大发，然必巨室乃可，若贫家骤富，必复更置。”后果验。

长洲尤翁开钱典。岁暮，有邻人以空票索当物者，出恶语与小郎相诟詈。尤翁出，谕之曰：“我知尔意，不过为过年计耳。”检

其质物，得衣帷四五事。翁指絮衣曰：“此御寒不可少。”又指道袍曰：“与尔为拜年用。他物非所急，自可留也。”其人得二衣，默然而去。是夜，死于他家，涉讼经年。盖此人负债多，先服毒来殢。尤翁以善语解，故移祸于他家耳。或问尤翁何以预知而忍之，翁曰：“凡非礼相加，其中必有所恃。小不忍，则祸立至矣。”人服其识。

赵东山里中有二执友，皆栖栖桑榆，犹恋鸡肋。一日，过访东山，见庭下解木，因以为题。东山口占一绝云：“一条黑路两人忙，傍晚相看鬓有霜。你去我来何日了，亏他扯拽过时光。”二人知其讽己，相与感叹而去。

卷之九 品藻部

薛方山曰：“刘忠宣明识治理如贾谊，通达国体如陆贽，质直不阿如汲黯，廉洁不私如包拯，忠诚恳至如司马光，真光民遗范。”

徐武功酒中语门下士杜堇曰：“尔谓何等人堪作宰相？”堇谢不知。公曰：“左边堆数十万金，右边杀人头如切菜，而目不转瞬者，真宰相也。”

冯御史恩劾张孚敬、汪铉、方献夫，语甚激烈。上怒下诏狱，命汪铉会审南阙门。恩跪向外，汪令卒持公膝转面之，公即起立，辩甚强项。观者曰：“是御史，铁膝、铁口、铁胆、铁骨。”相传为“四铁御史”。

商翼燕曰：“大人家儿女，如鸟雏初生，孱弱可怜，日后羽毛丰盛，则渐渐可喜。小人家儿女，如猫狗初生，文弱可爱，后日

体格粗蠢，则渐渐可憎。”

王公季重思任在仁途屡起屡蹶，到处俱有贪名。其居家孝友，凡有宦囊，皆分及其弟男、子侄、姊妹、姑表，屡任皆然。故天下人称之为：“遂东虽赚银极不好，而用银极好。”

段虎臣曰：“王、李七才子学盛唐，不过盛唐之匡廓。至深沉之思，隽永之味，超脱之趣，尚未入室。”

李卓吾谓耿中丞曰：“世人白昼（作）寐语，公以寐中作白昼语，可谓常惺惺矣。”

刘阁老尝议丘文庄著述曰：“丘仲深有一屋散钱，只欠索子。”丘答曰：“刘希贤有一屋索子，只欠散钱。”

太仓王荆石性端介，不轻接引。王弇州性坦易，多所容纳。其乡人曹子念曰：“内阁是常清常静天尊，司寇是大慈大悲菩萨。”

张江陵子嗣修丁丑登榜眼，而庚辰懋修又中状元。有题诗于朝门者，曰：“状元榜眼姓俱张，未必文星照楚邦。若是相公坚不去，六郎还作探花郎。”

北京吏部前，诸小儿买食物者常曰：“相公们皆上应星宿，不敢怠慢。”诘之，曰：“举人进士是福星，岁贡是寿星，纳监是财星。”

赵鹤督学东省，过严，竟以县罢官。江潮代之，亦风裁凜然。诸生题壁曰：“赵鹤方剪羽翼，江潮又起风波。”

江邦玉曰：“不为功名读书，不为因果念佛，不为名利出游。此之谓‘不食烟火人’。”

陆平泉宗伯晚年至苏州。申瑶泉、王荆石皆其门人。三老年皆八十有余，鬚眉皆白。两相公隅坐侍饮。来游虎邱，岸上人曰：“此活《三老图》也。古今盛事，不可不往看。”数千人奔走若狂。

严介溪父子聚贿满百万，则置酒一高会。凡五高会矣，而渔猎犹不止。京师名之曰“财癆”。

何心隐一见张江陵辄走避。御史耿定向问之，心隐答曰：“此人能掺天下之大柄。”耿不谓然。心隐曰：“今宜欲灭道学而不能，华亭欲兴道学而不能，能兴灭者，此人也。”其识之。

倪云林画山水不画人物。太祖问曰：“每见卿山水，俱无人物，何也？”云林对曰：“自无人物可画耳。”

孝宗谕刘大夏曰：“事有不可，每欲召卿商榷，以非卿职掌而止。今后当行当止者，卿可以揭帖密进。”对曰：“不敢。”曰：“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臣下以揭帖进，朝廷以揭帖行，因循日久，遂为常例。万有匪从冒居要职，亦以此行之，害不胜言。臣不敢奉诏。”

于忠肃被戮，籍其家，无长物，惟有盔甲袍带。未几，尚书陈公某以贿败，上见其脏私狼藉，叹曰：“于谦若彼，陈秽若此，贤奸相去，天壤悬绝。”石亨闻言，低头大惭。

胡东洲督学两浙，有士某不率教，惩以夏楚。明年，其状元及第，东洲以述职至京，其人款之。以古瓷器行酒，指曰：“此宝

也，恨俗眼不识耳。”公曰：“以老夫观之，恐浇薄易坏，终不若金玉之器为浑厚耳。”其人深悔失言。

朱少师恒嶽临终嘱其子曰：“儿辈切记，不入我于乡贤祠便是孝子。”或问之，少师曰：“余近见乡贤祠中诸老先生大难相与，吾不能周旋其间。”

姚少师著《道余录》，多贬程朱，识者非笑。张洪輿曰：“少师于我厚，今死矣。吾无以报，但见《道余录》，辄为焚弃。”

王太史评唐伯虎与画师周某画：“两人稍着一笔，而好丑自见。”或问：“臣画何以不如伯虎？”太史曰：“但少伯虎胸中数千卷书耳。”

浙江王御史某甚明于治理。其所出告示，必洞筋撤骨，民无遁情。一示出，百姓聚观者几千，皆称为神明。一乡间老农蹙蹙曰：“此是说真方，卖假药，不要理他。”众皆失笑。

顾泾阳曰：“李延平初间是豪迈人，后来琢磨得与田夫野老一般，这便是善养气质的样子。吕东莱少偏急，一日读《论语》‘躬自厚而薄责于人’，平时忿悁涣然冰释，这是善变化气质的样子。”

卷之十 任诞部

卢楠为诸生，与邑令善。令常语楠曰：“吾且过若饮。”楠归，益市牛酒。会令有他事，日昃不来。楠且望且骂，牛酒自劳，醉则已卧。报令至，称醉，不能具宾主。令恚去，曰：“吾乃为伶人

子辱。”

卢次梗囚濬狱。滑令张肖甫时时问劳。及出狱，诣滑谢肖甫，肖甫引入署中。从者以卢坐置侧，卢谓张曰：“以囚当仆阶前，以客当居上坐。”遂据上坐之。

桑悦为邑博士，见巡按，侍左右，立竟日。悦请曰：“有犬马疾，愿假借之，使得坐谈。”御史素闻悦名，令坐。少顷，悦即除袜，跣而爬足垢。御史不能堪，令出。寻复荐之，迁长沙倅，再调柳州。悦意不乐往。人问之，辄曰：“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，吾一旦往，掩夺其上，不安耳。”

桑悦为邑博士，学使者抵邑，不往见。使吏召之，悦曰：“连宵旦雨霪，传舍圯，守妻子不暇，何候若？”吏再促之。曰：“若真无耳者，即学使能屈博士，可屈桑先生乎？为若期三日来，来。三日不来，不来矣。”及三日，乃往见，长揖不拜。学使者厉声曰：“博士分不当跪耶？”悦前曰：“汉汲长孺长揖大将军，明公贵岂逾大将军？而长孺无贤于悦，奈何以面皮相恐，寥廓天下士哉！”因脱帽竟出。学使者度无可奈何，乃下留之。

陈藻号苍崖，家贫嗜酒。一日，囊仅一钱，市酒饮之。作诗自嘲曰：“苍崖先生屡绝粮，一钱犹自买琼浆。家人笑我多颠倒，不疗饥肠疗渴肠。”

康对山常与士女同跨一蹇驴，令从人赍琵琶自随，游行道中，傲然不屑。

颜山农，楚人，讲学甚奇。谓：“贫财好色，皆从性生，天机

所发，不可阙之，第勿使留滞胸中而已。”门人罗汝芳成进士，戒弗廷对，罗不从。明年遇之淮上，笞五十，挟以游，罗唯唯惟命。后至南都，以挟诈人财事发，官捕之，笞五十，不乞哀，亦不转侧。困圉圉，且死，罗力救之，得出。出则大骂不已，谓：“狱我者尚知我，而汝不知我也。”罗亦唯唯。

黄勉之风流卓越。当上春官时，适田子艺过吴门，盛谈西湖之胜，便束装往游西湖，盘桓数月，不上公车。

彭渊才游京师十余年，其家饘粥不给，以书召归。挟一布囊，颇珍重。亲知相庆曰：“可免冻馁矣。”渊才喜见颜色曰：“吾富可敌国。”即开囊，乃李廷珪墨一块，文与可墨竹一枝，欧阳文忠公《五代史》草稿一束，余无所有。

徐文长性好洁，不耐俗客。常有诣者，何便排户半入，文长遽手拒扉，口应曰：“某不在，某不在。”

袁中郎与陶石簠游鉴湖，袁谓陶曰：“尔狂不如贺季真，饮酒不如贺季真，独两眼差同耳。”陶问故，中郎曰：“季真识谪仙，尔识袁中郎。”

鲁阿逸好酒，赴饮友家，必竟日竟夜。其仆携灯来候，阿逸曰：“今太早，携灯来何干？”叱之去。其仆归，次早方至。阿逸曰：“今日正该携灯来，反不携来！”又叱之去。

徐文长不事生业。客幕时，有馈之洮绒十余匹者，遂大置衣被，下及所嬖私褻之服，一日都尽。

卷之十一 偶隽部

胡来朝西湖湖心亭对曰：“四季笙歌，尚有贫民悲夜月；六桥花柳，但无隙地种桑麻。”

西湖放生池对曰：“天地一网罟，欲度众生谁解脱；飞潜皆性命，但存此念即菩提。”

（待续）

作者工作单位：《文献》杂志编辑部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

《水经注校》标点正误一则

《水经注校》（王国维校、袁英光等标点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）卷三十三：“江水又东南会北集渠。二溪水涪陵县界谓之于阳溪，北流，迳巴东郡之南，浦侨县西，溪夹侧，盐井三口，相去各数十步，以木为桶，径五尺，修煮不绝。溪水北流注于江，谓之南集渠口，亦曰于阳溪口。”文中“迳巴东郡之南，浦侨县西”句不应以标点断开，应为“于阳溪，北流，迳巴东郡之南浦侨县西。”

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，巴东郡并无浦侨县，而南浦侨县则有之。

刘琳《华阳国志校注》说：“南浦故城，旧说多以为即今万县市治，误。……疑故治当在今湖北利川附近……东晋以后，汉族